

“势”论通说

桂 胜

本文依据大量中国历史文献资料,从新的视角在理论上对“势”作多方面的系统阐述;其次在对“势”的阐释前提下分别对“形势”、“时势”、“理”与“势”、“权势”、以及“择人任势”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和辩证的论说。

寒窗苦读,揣摩有年,常思既然世界是物质的,而运动又是物质的根本属性,运动着的物质必然会产生“势”。运动所在,势之所在。大自然有其自然趋势,人类社会有其社会趋势,具体到人,人亦皆可以成势。自然科学工作者探索“势”之奥妙,借势,任势,将势的原理广泛用于生产实践。或追求中正宁和之势,保持物体间平衡及协调,或努力拉大势差,增大势能。“势”的原理之运用,由蓄池灌溉、张弓征战等迈进到引力势能、弹性势能、电磁势能和核势能等近现代科技时代;社会学者识得“势”之意义,将“势”的理论应用于治国方略,就如何借势、因势、积势、为势、适势、乘势等留下了丰富的篇章。

一、释“势”

何谓“势”?势,是一切事物运动所蕴含的力量趋向。势离不开两种要素,即(物质或精神)力量+(加)趋向。一种大形势甚至可表现为多维力量趋向,其中有主要力量趋向,有次要力量趋向,即主势、从势;有明显轨迹可循的力量趋向,有隐蔽的力量趋向,即明势、暗势;还有规则的力量趋向与不规则的力量趋向,即正势、奇势等等。依据周秦以来古籍中的论述,可知古人对“势”的原理及意义懂得不但早且普遍。

势既有客观、自然之势,亦有人为之势。“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洊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①,指的是自然之势——事物客观的、自然的力量趋向。人为之势,是在不悖于物理、事理、情理等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形成的势。这种形势,由于主观上进行了有意识选择,是一种比较合乎理想的力量趋向。孙武所说的“计利以听,乃为之势”,“故善战人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成语中的“装腔作势”、“虚张声势”,《韩非子·难势》所强调的“人设之势”等皆指的是“人为之势”。“转”、“决”、“作”、“虚张”、“设”等过程皆注入了主观能动因素。

势,广义上指的是一切形势,具体而言则又可分为原势、化成势。原势指的是最根本、最原始的力量趋向;化成势是在原势基础上形成的强弱、倾均、缓急等新的力量趋向。化成有自然化成和人为化成。自然化成是一种无意识、不自觉的活动。火焰上,水趋下,溪流经高山注入深壑,化为飞流瀑布时,便出现了一种势险节短的壮观。而当溪流淌进沙漠、干涸之地,便势消力疲。这些皆是物质无意识的自然化成;人为化成

是人类积极有为的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类可以利用自然万物的相生相克之理,因利制权,增减物势,促成适宜的、理想的形势、局势的到来或出现。兵家所为的阵势便是天势、地势、人势有机结合之产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无意识地选择着适宜于自身生长的理想环境,适应形势,调整自身的力量趋向;人类除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外,还本着特有的历史使命感,追求和促成最佳状态的社会形势;所谓“百川沸腾,山冢岑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既是自然现象、亦是社会现象的总结。

势有刚有柔,有急有缓,有强有弱。过刚、过急、过强则往往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柔能克刚,弱能胜强;而过弱过柔则无力,刚强亦可胜柔弱。势贵蓄,“强弩之末,其势(矢)不可穿鲁缟”,“黔驴技穷”的喻意是深刻的;势贵乘,楚霸王穷寇未追,落得乌江自刎的教训亦是发人深省的。如何利用刚柔、强弱、急缓之势呢?用儒家的理论讲就是“执两用中”,合乎度,合乎“中庸”,既防过,又忌不及。刚柔相济,强弱并存,在治国上则表现为恩威并重,王霸杂器。“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势有大小、优劣、强弱之分,且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物壮诚有衰,势雄良易极。”要想保持大势、优势、强势,要想化小为大,化劣为优,化弱为强,必须注重积势、借势等。借势可借天地、山水等自然之势;可借超意志、“超自然力”的神鬼之势;可借理想的局势、大好形势;更可借人势,诸如古人之势、圣贤之势、民众之势、权贵之势。“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倾城倾国”等现象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来。荀子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又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至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说明了积与借的意义。

势有奇正之分,奇正相生相变之意义在于展示了物质运动、历史运动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有必然性,亦有偶然性。

势有静动、均倾之对立。静势、均势有利于安宁,动势、倾势有利于发展。静势、均势是倾、动的准备,是力的积累。倾势、动势(剧烈的运动力量趋向)又促进新的均、静之局面。均、静(平衡)是相对的,倾、动(打破平衡)是绝对的。

势有主势、从势,整体形势、局部形势。从适应主,局部服从整体。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小局与全局、配角与主角的关系既是历史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亦是道德范畴所要注意的问题。各个局部优势发挥得好,可以增益整体优势的形,除了个体的各尽所能外,还要求各个体间的协调和谐,高下得宜,错落有致。在一定的情况下,甚至牺牲局部,求得总体优势。

势有顺逆之别,顺势则事半功倍,逆势则神疲力竭,尤其是逆不可违背的趋势,则更是枉费心机,徒劳无益。《淮南子·主术》曰:“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

二、“形势”之辨

形势一词常连在一起使用,指的是时事所呈现的强弱盛衰之力量趋向及状态。但具体地讲,形与势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势是事物蕴含的力量趋向,形则是事物力量趋向所呈现的状态。前者指的是事物呈显著的运动状态,后者指的是运动的事物处于不显著的、相对静止的状态。事物的形是人们认识事物运动趋向及性质的基础。一定的内容必然要表现出一定的形式。有势终究要表现出形,同时,有形必然潜在着势,循形可以索势,无形是相对的。“自天地以及万物,关诸人事,莫不有形势矣。夫形必因势而立,故形端者势必直。状危者,势必倾。触类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①藏形敛势。“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②。当事物力量趋向不够强大时,藏形敛势可避免被扼杀于萌芽之中。即便是力量趋向强大,藏蔽蓄敛起来,也可以麻痹对手,减少纠纷、冲突、损耗,一旦骤然发作,又可令对手措手不及。历

史上,有时出于需要,或故意展示出假形假势,混淆视听,转移注意力。《淮南子·兵略训》云:“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歛,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虚张声势、“声东击西”之示形诡道既是军事攻势的妙策,亦为政治攻势所效法。2. 明形明势。与藏形敛势相反,出于政治和特定的利害关系需要而明形明势,施威示雄,可以振奋士气、斗志,震撼、威慑对手。消彼之势,增我之勇。楚汉战争中的“四面楚歌”,取得了加速楚霸王军事势力瓦解的作用便是例子。灵活运用明形明势的原理,还可收到促使恶势力或敌方势力早日彰迹,暴露原形,防患于未然之效果。3. 把握形势。当大好形势已出现和明朗化了,有识之士会做到顺应潮流,推波助澜,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探究本质趋向,不蔽于假形假象。4. 预测形势。预测形势比把握形势更为不易,这是因为把握形势,形势已趋于明朗,而预测形势,形势还晦朔不明,需要有明锐的眼光、灵敏的嗅觉,非凡的洞察力。“善持势者,早绝其奸萌”^④。“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⑤。哲者、智者可睹梧桐一叶落而知天下之秋,见微知彰。诸葛亮的《隆中对》、宋王朴的《安边策》、毛泽东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等皆可视为预测形势的精辟之论。5. 慎言慎行。慎言并非不言,慎行并非不行,要谨慎而言,三思而行。古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慎言慎行。《贞观政要·慎言》记载唐太宗谓侍臣曰:“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凡在庶众,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以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是书又记载了孔颖达的一段精微的进谏之言:“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知。”《论语》有“驷不及舌”,《老子》有“大辩若讷”。

中国古代学者普遍注意到了形势的问题。道家崇尚的是“大象无形”的“玄”道,“无成势,无常形,帮故能究万物之情。”兵家崇尚的是“示形”的“诡”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淮南子》则云:“为鱼鳖者,则可以网罟取也;为鸿鹄者,则可以矰缴取也;唯无形者,无可奈也。”感叹相对的无形的神秘不测。《六韬·发启》:“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无非是告诫人们注意敛势藏形。

三、“时势”之辨

古代的人们十分重视时势。时与势相联系,主要指历史运动过程中转折、变化的时宜和契机。《孟子·公孙丑上》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战国策·齐策五》:“夫权籍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籍,倍时势,而能成事者寡矣。”时势的重要可见一斑。与时相对应的还有机。《兵法圆机·机》云:“势之维系处,为机;事之转变处,为机;物之紧切处,为机;时之凑合处,为机。有目前即是机,转盼即非机者;有乘之即为机,失之即无机者。”机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易觉察的征兆和事物变化的转折点、关节点,它具有强烈的时间性。势因时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时机是形势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要素。时势有不可违的客观性,适合的时宜、时机本身便具有力量趋向。时过境迁,时变、机变,则势亦变,风尚亦变。“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⑥。班固《汉书·武帝纪》中记载的关于颜驷三世不遇、生不逢时的情节,表明了时势对人的行藏意义攸关。

但人大可不必在时势面前束手无策,怨天尤人。时势造英雄,是因为英雄具备了适应时势的素质。时势是客观的,机会是均等的。为什么有的人把握了时机,卓有建树,而有的人则眼睁睁地看到大好时机失去了呢?很显然,时势、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时机之至,不容瞬息,先之则过,后之则不及。这就要人们主观修为,不懈地调整自己之发展趋向,不急不躁,作好积极的准备,等待、迎接时机的到来。《周易·系辞下》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诸葛亮·将苑》曰:“事机作而不能应,非智也;势机动而不能图,非贤也;情机发而不能行,非勇也。”积极观察时机,等待时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才算得上是智者、贤者、勇者。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在《随笔选·论时机》所云:“在开始做事前要象千眼神那样观察时机,而在进行时要象千手神那样抓住时机。”

四、“理”、“势”之辨

早在周秦时代,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就注意了“理”和“势”的问题。《商子·画策》曰:“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篇又曰“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反复强调“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的重要意义。唐代刘知几提出:“古今不同,势使之然。”认为“古今不同”是因为历史运动发展必然的力量趋向造成的。稍刘知几之后的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里,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借“势”来论证“封建制”形成及其在一段时间里存在的合理性、客观性。这就是“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同时又以“势”的理论论证“封建制”随着历史发展,又将为“郡县制”代替的必然性。曹元首著《六代论》时已开始用“理势然也”来看待历史运动了。他说:“故汉祖奋三尺之剑,驱乌集之众,五年之中,而成帝业。夫伐深根者难为功,摧枯朽者为力,理势然也。”

明代王夫之首次进行“理”“势”之辨,由自然观到历史观,提出了“理势相依”、“理势合一”命题,冀图借“理”、“势”之辨从更深层次来揭示人类的历史实践、社会实践活动与历史运动过程的必然趋势之相互关系。何谓“理”?王夫之曰:“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1]“理”既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便有客观规律之意义。然而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卷九中又说:“理”又是气的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条绪节文”,即条理、头绪、规范、法则等。他在《思问录·外编》还说:“此理气遇方则方,遇圆则圆,或大或小,细蕴变化,初无定质。”由此看来,“理”又不完全能等同规律。理既有必然,又并非一定成为必然之意义。“道者,一定之理也,于理加‘一定’二字方是道。乃须云‘一定之理’,则是理有一定者而不尽于一定。气不定,则理亦无定也。理是随在分派位置得底。道则不然,现存之路,唯人率循而已。”^[2]这就是说,“一定之理”的“道”才是规律。‘理’在王夫之的著作中有多重涵义,不能一律以‘规律性’训释”。那么,究竟什么是“理”呢?综观王夫之的观点,“理”可以“合理的物质运动和合理的历史活动”来训释,既包含有合乎规律,亦包含有合乎情理、事理、物理及精神规范等含义。而“势”则是历史运动过程所呈现的客观力量趋向。王夫之曰:“凡言势者,皆顺而不逆之谓也;从高趋卑,从大包小,不容违阻之谓也”^[3]。

在王夫之看来,“理”与“势”的关系是“理势相依”、“理势合一”,“言势理者,犹言理之势也”^[4]。1. 理成势。“势”不能离开“理”,是一种“理之势”。“势者,事之所因,事者,势之所就,故离事无理,离理无势,势之难易,理之顺逆为之也”^[5]。王夫之还强调说:“理当然然而,则成乎势”,“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6]。得“理”自然有势,得到“当然然而”的“理”则更能“成乎势”。“以其顺,成其可;以其逆,成其否,理成势者也。”顺理形成可行势,逆理形成行不通之势,理之顺逆,导致势之可否。理成势的意义在于凡是合理的物质运动或合理的历史活动都具有客观力量趋向。合乎规律的活动,则可形成不可抗拒的力量趋向;合乎情理的活动亦具有一定的力量趋向。2. 势成理。王夫之曰:“循其可,则顺;用其否,则逆;势成理也。”又曰:“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7]。人们的历史实践活动遵循行得通的“势”,便是顺理,得理,坚持行不通的“势”,便是逆理。如何解决人类历史运动之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呢?王夫之提出了“理势合一”的理论。3. 理势合一。王夫之曰:“言势者,犹言理之势也”,“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8]。又曰:“以理为势,以势从理”。“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王夫之上面的言论可用一句话归纳,就是理势合一。理势合一的意义在于:(1) 凡是行得通的强大的力量趋向皆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有时虽然表现为不合情理、不合规范,但却能暗合于事物和历史运动的发展规律。即使是暂时的不合理,但从发展观点看却适应历史前进的大理。(2) 凡是合理的历史运动必然会有巨大的、行得通的力量趋向,虽然暂时、偶然的没有,但历史最终会证明必然的有。王夫之的“理势合一”观较之黑格尔所说的“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存在的”的命题,更为深刻,体现了王夫之对历史运动的美好愿望。4. 理势无定。理势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随时而变化而变化。时异而势异,势异而理异。“势因乎时,理因乎势,智者知此,非可一概以言成败也”^[9]。

五、“权势”说

权势，即权力，指的是权位的力量趋向。人类社会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男子的力量及其在生产、狩猎、征战中的作用，奠定了他们的占支配的社会地位。主要是“对妇女而不是男子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①打破了母系氏族以来的男女平权局势，从此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妇女都受着夫权的压迫，所以说一夫一妻制的确立，标志着母权制的被颠覆，女性世界史的失败。以男系计算世系，对父系祖先的崇拜致使父权、夫权应运而生。由于原始人的生产力低下，自然界山呼海啸、石崩地裂、洪水滔天、风号雨倾、电闪雷鸣等赫赫声威使他们觉得自然万物皆有灵，有着超意志的威力。他们惧怕万物之灵的惩罚，对其顶礼膜拜。神权的概念出现了，神权合法化了。私有制的出现，首领人物在部落建设和战争中的作用，华夏民族散居的生产、生活方式，“禅让”制度的破坏等因素导致君权的产生。早期的君权的特点是以血缘作纽带，以宗法作根基，以军队、刑法作依靠，以神权作依托；后期的王权基本是在早期君权建立的思维模式上有所损益。宗法制——封建制——郡县制的确立，外戚擅权、宦官专政等等局面的出现，皆与王权建设有关。统治者为显赫其权势，玩弄统治法术，或恩威并施、德刑兼用，内力、外力、柔力、刚力相结合；或集王权、神权、夫权、父权为一炉，神权等后三者都是围绕王权服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制和神权是君王隆势的两大主要法宝，而民主和科学则是神权、王权的两大克星。除此之外，足能与王权抗衡的还有学术文化。周秦乃至汉魏六朝围绕“天”、“人”之势展开激烈的辩论。关于“天”势究竟是自然力还是超自然力、人是屈从于天还是“人定胜天”、是“天人感应”还是“天人合一”等等的辩论具有划时代意义。君王借专制，借“君权神授”来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势。一些有识之士便借传说中的“大同”社会，借“天民合一”、“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等主张来巧妙同君王周旋，甚至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方法，借天象、天意吓唬君王。

有权有势，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客观存在。科学越发达，民主越健全，君王的权势就越受到限制；神权更无法站住脚跟。夫权、父权随着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亦逐渐淡化。关于权势，特别是帝王的权势，古代学者论述很多，最有影响的当首推周秦时代的韩非子。韩非提出的“法”、“术”、“势”相结合的观点为秦代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产生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关于“择人任势”说，另文论之，暂不作述。

综上所述，势的原理无处不在，文章有文势，书法有书势，棋有棋势，甚至风水建筑亦有形势之论。棋势、书势、文势等是势的哲学理论在棋艺、书艺、文艺上面的表现。一切事物皆不能“逃乎数而越乎势”。权势有其溯及力，法律有其约束力；道德有其感召力，物理学有张力、向力、离心力，地球有地心引力，民族有其凝聚力，如此等等，盈天地之间一势耳！人们认识势的原理，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势，把握势又会促进对势的原理的更深的认识。抓住势的原理，可用来读史，可用来解经，可用来指导实践。

注 释：

① 《文心雕·定势》

② 戴望：《管子校正》

③ 《昭明文选·运命论》

④ 《韩非子·外储说右》

⑤ 《商子·更法》

⑥ 《庄子·秋水》

⑦ 《庄子正蒙注》卷五

⑧⑨⑩⑪⑫⑬⑭ 《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⑪ 《尚书引义武成》

⑬ 《读通鉴论》卷十二

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8页。

（责任编辑 严 真）